

論范伯子先生文與
桐城學駁錢基博

一
鄒題簽

馮君與錢君往還之書曾由本報批露關心
其事者紛紛索閱致不能一一報命爰特重
爲編整將凡關此事之文一併附入排印成
冊函索附郵四分卽寄

大江北商報館編輯部啟

地址南通模範馬路

上海图书馆藏書



A541 212 0008 78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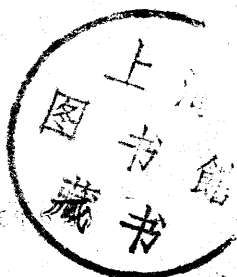
論范伯子先生文與桐城學駁錢基博

錢子泉後東塾讀書雜誌

後東塾者余所居之東偏一室破書數百卷壞硯秃筆各一讀書教子皆在於此以番禺陳蘭甫先生有東塾之目因題之曰後東塾余性不喜與人近塾居一室世之所謂大人長德罕普接焉自以學問受之父兄文章出自天成世不需我我亦無求也一編把讀且以娛戲書籍不論今古人物不問新舊有書則讀每讀必記靡日或間積久成帙發微抉奧不屑屑事考證觀其會通究其流別六通四辟其運無乎不在由是所見與箋疏瑣碎者殊矣青鶴主人索觀所著因差擇其我用我法不同人云亦云者拉雜寫付古今錯亂子史不分署曰雜誌昭其實也其有語涉時賢不敢心存標榜知我罪我以俟論定基博自記

范當世范伯子文集十二卷

盧冀野先生以通州范當世无錯范伯子文集十二卷見假粗讀一過范氏力推桐城



而文章蹊徑實不與桐城相同其論文意求雅適境尙平淡義貴含蓄法重包縮譏罵而有敬慎之心詼調而有淵穆之氣（超按此乃徐先生後序中語非范先生原文）此其嘗於蔡燕生論文書發之不過鋪張桐城門面語耳而其門人徐昂後序遽稱其爲傳桐城之學何啻皮相之談獨散原老人一序稱其長於控搏旋盤綿邈而往復此老畢竟知言蓋范氏始受文法於武昌張裕釗濂亭而裕釗則湘鄉曾國藩滌生之門人也曾門之有裕釗猶韓文之有王介甫韓公會氏素稟雄直而爲渾灑流轉介甫裕釗天性矜狷則爲瘦硬盤屈稍露筋節便形削薄不如師門之大力控搏一氣渾融但介甫矜重出於禮經裕釗與衍澤以莊騷范氏與同縣張謇季直得法裕釗范氏瘦硬盤屈而出以絲邈張謇瘦硬盤屈而能爲橫恣亦其稟賦之不同（超按此段乃剽竊劉海峰評昌黎諱辯語而以曾氏張氏范氏強與比附）吾友如臯蔡達觀明南通費師洪範九爲文章深切喜往復其蹊徑皆同范氏風氣鼓盪不期而然吾常戲名之曰南通派南通派之以瘦硬盤屈取勁猶桐城文之以紆徐澹蕩取妍也昔孟東野有詩囚之稱范氏文議論未能茂暢叙事亦無神采獨以瘦硬之筆作呻吟之語高天厚地拘

局不舒胡爲者邪吾欲諡以文囚（超按石遺室詩話評范先生詩有曰抑鬱牢愁詩境幾於荆天棘地不啻東野之詩囚也云云此處文囚之稱又顯係從陳氏盜襲而來）范氏詩出江西齊名散原然散原詩境晚年變化辛亥以後由精能而臻化機范氏只此一番境界能入而不能出其能矯平熟以此而塵能矯平熟亦以此

附錄陳散原范先生文集序

往范君肯堂既歿刊其詩集十九卷天下爭傳誦之猶有文集十二卷今歲君配姚夫人始爲錄副將授刊寄余卒讀且以君親友如馬通伯姚叔節輩皆絕推隆君詩而未及論列其文欲余頗加月日一言綴其後蓋君之文歛肆不一體往往雜瑰異之氣而長於控擄旋盤縣邈而往復終以出熙甫上毗習之子固者爲尤美此可久而談論定者也君始從武昌張先生受文法尋與桐城吳先生講肄求之益深至爲諸生十數年矢博科第養親顧所爲制舉文與所爲古文辭相表裏以故終不第飄泊南北名在士大夫間而已君雖若文士好言經世究中外之務其後更甲午戊戌庚子之變益慕泰西學說憤生平所習無實用昌言賤之歲時會金陵稍喜接乘時之彥及號尸新學者下上其議論余嘗引梅聖俞談兵究弊又何益萬口不謂儒者知之句以諶之君復撫掌爲笑也君有二弟鐘字仲林鎧字秋門皆才士余最夙交仲林附以昏姻然後與君習君卒大亂起國步猝改林仲秋門亦繼逝世所稱通州三范者十餘年間俱盡矣獨余留子遺之軀懸禍亂之會老不媿恥反蹈君曩昔所賤者以

未死之日或尙役於文字得錢求活其所遭身世之可悲質君於冥漠宜無甚於此也壬戌七月義寧陳三立

附錄徐先生范師伯子先生文集後序

桐城文章源於望溪海峯嗣之迄姬傳而大昌門弟子之流行江蘇最盛江西廣西湖南弗能逮也先師范伯子先生治詩古文辭始師張公濂卿既得吳冀州上下其議論造詣繇是大進後壻於姚氏益得規措抱之遺緒故夫異之伯言而後江蘇傳桐城學者當巨擘先生焉（吳擘甫贈范先生聯云兄弟以頭腹尾擅譽文字與梅會張代興超附記）先生論文意求雅適境尙平澹義貴含蓄法重包綰譏罵而有敬慎之心詼調而有淵穆之氣此其說嘗於與蔡燕生論文書發之詩歌亦間及文事者與采南和度論文章生造之法及訓采南詩論文皆以創爲主猶夫昌黎務去陳言之愆也閒嘗論之韓門臚列古文獨輕班氏退之進學解答劉正夫崔立之諸書歷舉前代文人多不言孟堅其徒李習之答王載言書臯甫持正答李生書李漢韓愈文集序孫可之與高錫望書皆出一軌豈不以班氏蹈剿襲遷史之譏而屏之乎集中或問一首述孟子荀卿莊周屈原司馬遷相如韓愈之徒亦不及班氏此則通於韓子者也先生氣度磊落落意頗情摯慈祥充溢而噴怒胥泯言論皆本至誠而出每構一傑作疑思運神真若有千聖百王之揖讓於前億萬代之承望於後旣儻筆而起傳示朋從充喉則誦聲震四座而精采愈見昂初見先生忻然錫以詩歲寒風雪治羊酒招往集徒友環坐驩飲先生捧杯縱談意氣不可一世親炙未久而先生迭遭親喪衰毀病歿今閱十數年乃得親手定之稿以昂之恂恂何足以闕其萬一惟夫竭感之餘思其人不得而因其遺文以想見丰采議論旁皇傲悶而不能已於言庸計當與古耶烏乎桐城之學

久微世且或引爲詬病昂憶十年前在江南有友人某慳慳問范先生安否願從之游時先生歿已七稔既述其狀神淒志索相與唏噓不置今何世與有熱瓣香浣薇露而擊案先生之遺著者其必能知先生也乎門人徐昂讓

馮靜伯與錢子泉書

子泉先生足下頃見大著後東塾讀書雜誌於敝邑范伯子先生之文有所論列蓋未嘗一讀而遽志之者邪范先生師武昌而友冀州其學一本於桐城義法由介甫而上薄昌黎吾師徐益修先生親受業於其門故能言之詳然范先生集中文字則絕未有一言爲桐城張目其與蔡燕生論文第一書亦第自抒所得未嘗言桐城如是足下一則曰蹊徑不與桐城相同再則曰與蔡燕生論論文書不過張大桐城門面語其何所據而云然也桐城之學觀於姚氏之選古文辭可知後世必襲方姚之貌而始謂合桐城之轍此學桐城者之狹也足下之見必囿於此而遂謂范先生之文與桐城之學異然則足下所謂皮相者不爲吾師已宋人學昌黎而有歐曾桐城學韓歐而有望溪學海峰而有姬傳卽孰能強學方姚者而不許有昌黎介甫范先生受文法於武昌武昌受

之湘鄉湘鄉自謂其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是范先生淵源所自不外桐城不又足徵乎足下言范氏文議論未能茂暢敘事亦無精彩高天厚地拘局不舒胡爲者耶吾欲諡以文囚惜乎其尤駟不及舌也范先生之論文曰第一求意雅不求字雅則所見若某某君之病去矣布帛菽粟平實說來不必力求波峭則所見若某某君之病又去矣又曰文章雖極詼諧而定有一種淵穆氣象望而知爲儒人盛業與雜家小說不同此則所謂胸襟不至豪傑不足談古文德器不類聖賢亦不足以俯笑一世至足下之文則往往喜用中華人民造國之幾年竊嘗疑我中華人民造國訖五千年何以至于泉先生爲文時裁十六年十七年又嘗見足下爲費大猷傳敘過江遇盜有落湯鐘飽過刀麵等語江湖小說能以入文則詆范先生不暢茂無神采不足怪矣然則足下於范先生意雅平實之說且未之措意則胸襟德器云云又烏能審之乎姚叔節氏志范先生之墓也曰猗歟仁人世有范君大本旣立發爲高文者最其行以儒而俠友死孤穉娟娟者妾君引任之以濡以沫囊無一錢求者踵門計子而貸汝禪汝舒胸中恢恢齊其仇恩欺不汝疑背不汝怨又曰維我聖清載逾二百五洲交通藝術競勝僅恃一國

窳敗不振之故習不足敵彼族之方新而朝野之論又斷斷不可合并故釀爲甲午庚子之再亂於時范君起江海之交太息悲傷無所抒洩一寓之于詩是范先生之初志豈僅求爲文人而已乃不得已而終爲文人其力求所以立言者則既可哀已是故悲傷太息不中壽而遽歿而文字所就已遂至此視彼過乎先生既歿之年而壹藉茲事以汲汲時名者之所爲相去不亦遠乎范先生之詩出入於杜韓蘇黃與豫章出入於山谷后山各臻絕詣然終豫章之身不能以其清剛勁挺者掩范先生之蒼鬱沈雄也顧詆其文之不足而又毀及其詩足下朝有所作暮付鉛槧而有詩流傳人間邪敝邑今日守范先生之緒論朝夕孜孜以求桐城之所以者不一其人率皆艱勤自勵甘於韜晦東臺蔡君觀明淵源自別費君範九亦第拜附益修先生之門未嘗親炙足下舉以該南通之文而強爲樹派以隘之并非敝邑人士所敢承合以附聞惟足下察之四月二日南通馮超頓首

附范先生與蔡燕生論文第一書

迭承狀甚慰承以暇日卽發兄所選姚選讀之尤所望也三年學政一瞬便過不足以把玩而錢財入弟之手又

必不能歸來作富人惟於此事多盡一日心卽多置一分產耳積學多年不患無意輜輳萬里不患無題苟意有所動便放膽爲之爲之道第一。求意雅不求字雅則所見若某某君之病去矣布帛菽粟平實說來不必矯揉造作以求波峭。則所見若某某君之病又去矣二者本非吾弟所甚愛而但恐持之不堅持之既堅而多讀多作必有氣機大順之時氣機順而變化與焉變化之妙實非愚兄之本領所能盡知試爲弟懸構數語則古人佳文大抵必多所磊磊不平而含蓄不露意思稠疊而隨手包裹不礙於奔放著字數百而旁見側出之虛影不啻數千空明澄澈而萬怪惶惑於其間此皆可遇而不可求熟於古人文境可以先機影射而四遠爲之羅亦不能知其必獲否也所尤難者在字罵譏王侯將相而敬慎不渝與下輩粗解文字縱情牢騷者判若天壤文章雖極詼諧而定有一種淵穆氣象望而知爲儒人盛業與雜家小說不同此則所謂胸襟不至豪傑不足談古文德器不類聖賢亦不足以俯笑一世耳吾弟高明之資去前兩病易而慎此爲尤難故首戒焉珍重不宣

(附錄)錢子泉費太公家傳

費太公諱允嘉字大猷南通縣人也兄弟五六人皆拳勇怙氣力而公次居長壯俊魁於諸弟挂兩臂能舉重八百斤以販海蜆赴吳門單舸掉揚子江中流遇盜舟數十猝傍公舟躍入數爲隱語如俗所傳古水盜叱喝曰汝啖過刀麵耶抑落湯餛飩耶過刀麵者殺之之詞落湯餛飩者溺之之詞也於斯時也稔公者計莫不意公之能力敗諸盜決矣而公則籲曰吾魚鹽販也安所得金寶纍纍爲諸君壽願悉所有海蜆獻以市吾生海蜆厥形如鐘肉柔美可食歐儒所謂腔腸動物海味也俗稱之曰海月濱海漁人捕之漬鹽盛木桶致遠地質什一利公實

資之以爲生焉諸盜聞公言不理攢公手足駢縛置艫爭舁其桶桶戶於牛腰高四五尺度可重五六百斤不覺盡數盜力不能勝公以面貼艫板仰首言曰諸君釋我請爲舉之幸無以勞諸君言未已輒潛氣鼓運併力撐擊縛繩寸寸截起從容舉桶移盜舟如移几案盜相顧喑愕叩問公姓氏居所公乃曰吾江北費大猷也盜則連頓首抵地乞貰死公笑移桶還已舟麾之曰去毋溷我諸盜莫不憚公之勇而感其仁有惠也伺公歸來謁謝里中織兒相率誣公爲窩盜公則曰是不過誕吾費耳全吾費於盜而失諸里子弟何害焉厚賂遣之乃已蓋公之視里子弟亦猶之其視盜不欲以力勝而以度勝焉耳嗚呼公亦可謂人傑矣哉無錫錢基博曰如公兄弟所謂雄武魁傑人也然吾聞公兄弟服義自持恂恂友于生小家貧不能具好服每置一襲兄弟遞互易著融融怡怡退然如恐相傷也嗚呼是可以愧世之士大夫讀書譚道而競驚於閱牆者其好勇鬥狠者又勿論也錢基博又曰公生距今伯什禩矣乙卯之冬公玄孫師洪持狀來乞傳計當勝清乾烹問人也師洪通州張謇弟子亦恂恂孝友人也父歿能遍致並世鴻生魁宿爲撰傳誌以垂美於無極撫教稚弟致有恩禮爲之介請業於余是可以覘帥洪之爲人也嗚呼公之遺澤遠矣哉

附姚叔節范肯堂墓志銘

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皆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豈不誠然乎哉詩體至唐而大備然世之論者每稱李白杜甫二人者塗轍不同其憂時嫉俗之情則一厥後以詩鳴者至多而蘇軾黃庭堅陸游元好問爲之最四子之爲詩猶白甫也自是以降兢兢於格律聲色公然模襲其發憤也不深則立乎中者不誠中不誠則氣不昌氣不昌

則不足震動而興起孔子曰詩可以興與於發憤也維我聖清載逾二百五洲交通藝術競勝僅恃一國窳敗不振之故習不足敵彼族之方新而朝野之論又斷斷不可合并故釀爲甲午庚子之再亂於時范君起汀流之憂太息悲傷無所抒洩一寓之於詩其詩震蕩開闔變化無方讀者雖未能全喻精微無不知愛而好之以一諸生名被天下噫何其盛也君諱當世字无錯號肯堂世爲江蘇通州儒族祖某父某皆不仕君少出語驚長老壯而益奇武昌張先生裕釗有文章大名客江甯君偕張謇朱銘盤謁之張先生大喜自詫一日得通州三生茲事有付託矣其後君弟鐘鎧相繼起世又稱三范而稱君爲大范云吳先生汝綸官冀州見君與謇銘盤唱和詩貽書鈎致君亦樂依吳先生遂之冀而張先生亦來主講保定益相與論定古聖賢人微言奧義學更大進是時君方喪前夫人吳先生爲介聘吾仲姊因就婚先子江西安福署中先子故能詩吾姊亦嫻吟詠君往來二年得詩益多其後吳先生居保定吾往從之君方攜吾姊客李文忠公所見卽飲酒賦詩談調閒作別十日不見君寄詩卽寄聲誚責以爲樂迨甲午戰敗文忠公得罪君與吾皆東歸不復北游視曩時游讌如易世矣君初在冀所教諸生多爲通材知名於世家居及道塗所遇人士有一語之善必扶植之其經承君講授者悉有成就收科第者相望兩弟一咸進士爲令河南一拔貢朝考一等爲令山東而君卒以諸生終學堂令下君已病肺臥慨然強起以助國家長育人才爲已任迂儒老生極口訾噉至投書醜詆君一接以和而論文諭使有端序病且篤就醫上海遂以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卒年五十一踰年葬於通州東門外范氏之阡前夫人吳之右吳夫人生二子罕况皆諸生有文學足以推大君志以况爲弟鐘子一女適義甯陳衡恪早卒後夫人姚君所爲詩嘗自寫定爲

十八卷合文十卷藏於家方今海寓學術禁起雲變川增治斯事者材力已患不給而吾國文至繁奧習之尤費時日議者乃欲更張之就淺易君詩雖至工真知其意者無幾人數世以後又孰能測君所用心乎然巴比倫埃及之古碑希臘印度之詩西士好古者搜釋之不餘力也以吾國文字精深微眇實有不可磨滅者存意必有魁傑之士寶貴而研索之殆可決也於君詩又何憂乎君事親教弟極於孝友待朋友有終始將葬弟鐘來問銘未敢應也既久乃寫所得於君者以抒吾哀而系之以銘銘曰

猶與仁人。世有范君。大本既立。發爲高文。若最其行。以儒而使。友死孤穉。媚媚者妾。君引任之。以濡以沫。囊無一錢。求者踵門。計子而貸。汝揮汝鈔。胸中恢恢。齊其仇恩。欺不汝疑。背不汝怨。有李生者。嘗爲人言。豈大奸與。不卽聖賢。何奸何賢。有蘊弗宣。吾銘未信。曷讀詩篇。

錢子泉復馮靜伯書

馮君足下。昨由國專轉來手書。以博於范伯子文有所論列。而鳴其不平。纏纏千言。如手足之護頭目。篤信好學。如足下之於范先生者。曾文正所謂舉天下之美。無以易甚盛。甚盛。惟於鄙旨。差有誤會。范先生風流文采。照映人間。博不過本研誦所得。抒其臆見。而辭有抑揚。此乃博不敢自欺處。足下乃謂博於范先生之文。未嘗一讀。則范伯子文集。既刊布。拙志備引。散原老人及令業師序文。豈不見范先生集者。然見仁見智。博

不能強人以從同然亦不欲苟徇風氣以張門戶俟五百年後論定之可耳至於鄙文用俚俗語相譏不知太史公書卽有此例而晉書南北史尤屢見不一見博自慚不能隨俗雅化如太史公所爲然必以俚俗語爲大禁則亦不免拘虛之見來書稱博喜用中華人民造國之幾年以爲大怪此而可怪則中華民國幾年亦同可怪之例矣又以博無詩流傳人間而論列范先生之詩爲不可試問鍾嶸有幾篇詩流傳人間而船詩品足下得亦無大怪之乎博可不爲詩不欲爲詩而足下固不得禁博不讀詩不評詩也蔡君觀明費君範九皆博文之交博欽其爲文以爲兄弟不啻者而範九於並世稍稍能文章者無不以師禮事之轉益多師是我師可爲範九詠也李審言先生怪博抱一古文辭類纂而不能高談漢魏足下乃謂博不得當桐城此亦索解人難得一也又來書怪博朝有所作暮付鉛槧博本無名山之志不過以文字相娛嬉知好索印博不必不付足下亦何能強我以不付博固無所用心焉此復馮超足下錢基博白

四月六日

馮靜伯再與錢子泉書

四月九日得復書所以教之者甚至然超所評者不在此也超之意以足下徒以形貌論范先生之文輒以爲其學與桐城異若後生據爲定論將疑及凡學桐城者必皆偏於陰柔則姚氏古文辭類纂一書采及國策賈生楊雄韓柳之文其復魯絜非書論陰陽剛柔而無或偏重其又何謂也此在他人可不校顧當茲文敝之世足下名譽甚盛幾若明王鳳洲之主持壇坫又嘗毅然以倡桐城學爲職志一言之失所關者大故不能默然耳來書僅自白其抑揚之不敢自欺而不爲深切之論而轉多枝葉之辯得無悵悵無已亦姑就所辯者置答矣前書謂足下未嘗讀范集者蓋以范先生與蔡燕生書固未稱桐城果嘗讀之者奈何以鋪帶桐城云云誣之也然則足下之於范集或僅讀前後兩叙耶足下以江湖小說語入文引史記晉書南北史入俚俗語爲例夫史記入俚俗語大抵必混其俚俗之迹未有如足下用之之突兀者其擇之必精而置之必當誠如足下言必隨俗雅化如太史公之所爲然後乃可不然遼史元史中俚俗語尤多矣抑皆一一入之古文乎且今日與足下所討論者桐城學也乃舉晉書南北史自解則方苞氏所謂古文中不可入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南北史佻巧語足下其忘之

乎抑未之知也言桐城而適觸桐城之忌知足下之所以學桐城矣至若辯中華人民造國之幾年云云乃尤令人大噓中華民國云者中華民國之謂所以別於君主也足下試思之而又思之其與中華人民造國之義同乎否也鍾嶸無詩而有詩品觀其氣味神理之美與所評量者多能喻乎其深其詩雖不傳不得謂其不知詩不能詩也其未窺一家詩旨之精微而僅以不著邊際語軒輊人者殆未足與之並論來書蒐枝遺本故答之者亦不覺其覩縷其支而又支者不更及足下謂將俟五百年後論定此間則已與來書同載做邑各報卽聽並世之君子論之不及俟矣四月十三日馮超靜伯白復子泉先生足下

曹君覺先生與馮靜伯書

閱錢君之說數行則知其出于一時之興會非矜詡其見以示九州百世也而吾弟再三辯論胡爲者曰粗讀曰一過雖與其讀書雜誌序所謂發微抉奧者左而引與蔡燕生書用益公序撮要之語則其粗讀爲有徵弟奈何視爲重大事必斷斷辯也錢君負江南重譽二十年興會所至不暇細繹而著爲說蹈近人整理國故者之常失吾輩當

以爲戒。輕薄之言。施諸鄉里。先哲其自損。實厚更應舉。例以戒生。徒濂亭先生手批。肯堂先生文及肯堂先生手批古文辭類纂。若早付刊。恒人或罕爲相度之言。然肯堂先生近五十歲時。與後生語。且重憂時局。輕視文章之事。是又不必論矣。世敝文賤。號爲文士者。寧暇相詬。曩聞錢君與李審言有所駁斥。已興此念。願吾弟更推其理也。曹文麟白。

馮靜伯復曹君覺先生書

夫子大人鈞座。超不肖從鄉里長者游。處忽忽二十年。德不立而學不進。今逞一朝之意氣。與錢子泉有所辯爭。未嘗不稍稍悔之。辱賜書督過。乃益不覺鍼刺之在體也。然竊不能無慨者。文人相輕。至今益甚。范先生之學。之出於桐城。如此其足徵。尙欲爲異論。以枉其實。而傾之。惟恐不至。不亦滋可懼耶。超之初意。能去一書。使得自悟其失。則亦已耳。顧彼所以答者。猶曰不敢自欺。請就夫子所引稱者。言彼自叙其讀書雜志。固將以發微抉奧。而評范先生文時。則曰粗讀一過。彼誠不自欺。而蓄意欺人。則又胡可掩也。頃者兩校生徒。無不措意此事。並聞夫子所掌教之各校學子。亦頗汲汲。冀是非

之判手書教以引子泉爲戒且舉例戒生徒藹如之言敢不自勉勉人范先生。三。十年矣其所著述未能早行於世而海內耆宿知先生者又頗相繼凋謝遂使子泉得乘閒恣意齟齬而不學如超乃強與於爭者之列莫能自巳母亦文詩數卷爲先生精氣所寓不容湮沒而卒有數存焉者歟狂惑之言愈不自省其非伏冀夫子更有以教之門人馮超再拜謹肅

徐益修先生復曹君覺書

得手書具論吾兄對於無錫錢君評論先師詩文有文人相輕之慨弟居恒不敢議論人亦不遑與人辯訟前閱錢君評論竊謂無損於先師毫末彥殊兄云先君傳桐城學亦何待言不必辯也弟極然其說惟舊學商量前賢弗告聊挾所懷爲知己道文之蹊徑同否爲一事傳學爲一事孟子之文不與孔子子思同不得謂孟子不傳孔門之學桐城陰柔之文與陽剛不同此最著之蹊徑成於稟賦者也姚氏論文以陽剛與陰柔並重此桐城學之一端也先師之文卽謂其蹊徑不同能否據此斷爲不傳桐城之學此可商者一也錢君謂蹊徑不同意以爲先師陽剛別乎桐城陰柔耳而稱散原老人

評先師長於控搏盤旋。縣邈而往復。以爲知言控者。操。制。搏者。索。持。屬於陰。柔。之。動。作。與縱放成相對性。盤旋。往。復。性。皆。陰。柔。與直達邁之。在陽剛對待。至於縣邈二字。錢君則以先師之縣邈與張喬公之橫恣對列。謂其稟賦不同。如以縣邈爲陽剛。而橫恣爲陰柔。錢君當必不然。是則先師之文。其尤足貴者。固在乎陰柔之美貌。異而神合。能否謂其蹊逕不同。此可商者。又其一也。若夫文章。精采內斂。而不外暢白賁。無色不能強人。盡喻無庸置議。惟傳學與文之蹊逕。陰柔與陽剛。皆有關於學術之分析。須循公例。匪容私見。謹以正之。吾兄且願與海內大雅共商榷焉。

錢子泉與陳澹一書

澹一先生左右。春假來。校奉手書。以事冗未卽答。幸勿爲過拙。著後東塾讀書雜誌於范伯子先生有所論列。而馮君渙然大號以來。鳴其不平。僕已復繯承垂問。敢私布焉。僕推大南通以別出於桐城。而獨樹一幟。而馮君必欲卑之無高論。以附庸桐城爲榮。則亦聽之而已。范伯子先生風流文采。炤映一世。不以僕一言而減其聲價。猶之僕之論之。不以馮君一書而驟搖動僕閉門造車而不自知其合轍。輒抒所見。以爲質正而

聽人之非議焉贊許焉而僕不加喜戚於其間以徐俟五百年後之論定此則君子之所以自處而不容博之置喙者也昔譚復堂先生讀曾文正公詩譏其欲爲鐘鏞之響而失之獷亦失之矜未免學蘇黃而先得其短而卒之曰功宗閔達非一世之人也簡篇流布燦若星辰之垂尺寸鯁劣猶時作虬蚩之撼亦各有所見而已（語見復堂日記補錄收入念劬廬叢刊中）今僕之不自量以論范伯子猶復堂之譏曾文正也不以復堂一言而輕曾文正豈遽以僕之一論而抹殺伯子而馮君斷斷焉急言竭論若真以僕之論爲足輕重於伯子者則豈僕始計之所及料哉雖然馮君稱伯子先生師事張武昌奉手吳冀州而以爲出於桐城之證此所謂鷓鴣已翔於寥廓而弋者猶視乎藪澤也馮君亦知吳冀州之所以論張武昌者固明推之爲開宗之一祖而不敢以桐城之附庸目之乎馮君讀書少自未見耳其說在吳冀州之答姚仲實書也以爲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內所宗獨雄奇瑰璋之境尙少蓋韓公得楊馬之長字字造出奇崛歐陽公變爲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後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則才氣薄弱不能復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矯之以漢賦之氣運之而文體一變故卓然爲一

大家近時張廉卿又獨得於史記之譎怪蓋文氣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恢詭辭句之廉勁亦能自成一家是皆由桐城而推廣之以自爲開宗之一祖所謂有所變而後大者也（語見吳擘甫先生尺牘）推是以論則吳冀州已不安於桐城之學而所以極推張武昌者徒亦以其不落桐城窠臼而變化以意思之恢詭辭句之廉勁耳伯子先生則問學於張武昌而得其辭句之廉勁散原老人序所謂長於控擗旋盤繚邈而往復者也然綿邈而往復桐城意境之所有也至控擗而旋盤則非桐城意境之所有也今天下之能爲古文者莫多於南通而僕所得親接者讀其文章瘦折拗峭別出機杼大抵不敢離散原老人所謂長於控擗盤旋繚邈而往復者近是風氣鼓盪有聞必先而就南通言南通不得不溯伯子爲河源岱宗以開一地之文運猶之方望溪之在桐城曾文正之開湘鄉而文章利鈍又一問題故僕推而大之以異軍特起於桐城之外而別名爲派猶之李審言先生之題目曾文正爲湘鄉派而謂是非桐城所得限今馮君以桐城家自矜大而並欲限其鄉先生之所造詣以不得越雷池一步僕請爲一謔以廣其意昔王夢樓侍講論詩稱家數猶之官稱衙門衙門自以總督爲大典史爲小然

以總督衙門之担水夫比典史衙門之典史則亦寧爲典史而不爲担水夫何也典史雖小尙爲朝廷命官担水夫衙門雖尊與他無涉今之學杜韓不成而矜然自以爲大家者不過總督衙門之担水夫耳豈惟詩哉文章亦何獨不然譬之古文之有韓歐自是總督之貴以桐城擬之渺乎小矣今僕崇伯子先生以朝廷一命之尊而馮君必以衙門之一担水夫相薦藉大衙門尙不必而况其非是亦不可以已乎至馮君以僕之不爲詩而不許論伯子之詩僕固不自命能詩而必以不能詩者遂不許論詩試問鍾記室有幾篇詩流傳今日而敢掄掖利病曾不絲毫瑟縮乃品藻漢以下詩人以撰詩品是非馮君之所大惑不解者乎蘇老泉論孫武言兵之雄而不能用兵以取敗北自古善易者不言易僕不能詩而論詩儻得比於孫武之言兵記室之品詩古人不以爲嫌馮君何用大怪嘉興沈子培先生早歲博極羣書而不屑意爲詩陳石遺先生亟勸爲之子培先主意動因言吾詩學深詩功淺詩學深者謂閱詩多詩功淺者作詩少也（語見石遺室詩話）以此知詩學是一事詩功又是一事明乎此而鍾記室之品詩而可以無一篇詩者庶幾恍然其故已至於論之是非得失非僕所敢自贅一辭也若乃

馮君引繩批根以及拙文僕固不自命能詩而並不自命能文（超按錢子泉嘗自詡其文章曰余蚤承家學服誦蕭選導以韓柳自以爲壯彩烈詞風骨無慚於古）閉戶讀書何與人事而不幸天下人之中偏在南通私嗜鄙文若有獨至者尤不乏其人簡札類至僕時有應有不應亦不欲以輕心掉之此固僕之所無如何而亦馮君之所不能禁者也僕撰費太公家傳不過據來狀而加以整比耳自來爲傳誌者莫不如此而何嫌於僕唯愧不能隨俗雅化以造於渾成耳然必以俚俗語爲大戒此亦拘虛不讀書之譚公羊之言登來太史之記夥顧何嘗不以俚俗語入文不惟發恢詭之奇趣亦以見神采之栩栩至後漢書所載綠林赤眉鉄脛尤來大槍黃巾黑山左髭牛角等名目則更馮君所謂江湖小說之料而厲禁以入文者然試問擯之不載自爲鑿空將何以誌一代之實錄而昭後來之監戒也乎方望溪言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萬語南北史佻巧語斬於截斷衆流而崇古文以卓出於史之上誠竊以爲其道隘狹終不免有時窮不如章實齊明文史之通之爲弘識遠覽與道大適而欲爲桐城家言進一解者也特是世人或執是以疑僕之菲薄

桐城則尤僕之所大懼何者僕誦曾文正之所爲文其意在探源楊馬以力矯桐城懦緩之失而亟推姚惜抱至列之聖哲畫象記以爲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僕於姚氏古文辭類纂一書以十年之力治之撰有解題謬竊以爲並世之治姚氏書極深研幾如僕者當亦不多覲特不欲翹以爲名僕年二十歲館里中薛氏其主人則吳冀州之女夫也同時有館師曰桐城嚴翼亭先生名釗者又吳冀州之弟子而嘗見姓名於尺牘者也覲僕所爲文輒歎咤曰恨汝不及事吾冀州師僕笑謔曰恨冀州不得弟子如僕者耳使得僕爲弟子何難張皇其學以爲眉目而在僕則不事冀州亦復亡害古人之書具在假僕十年讀書而冀州不傳之心法僕皆自得之矣翼亭不以爲狂桐城陳澹然先生自命能爲太史公而亦許僕能爲太史公獨戒毋爲桐城家言所誤而僕不惑其說詔諸生治文章必揭姚氏書以爲門戶李審言先生每恨僕牢守一部古文辭類纂而不知高譚漢魏今馮君又樹桐城以相眩曜若僕之淺見寡聞不知有桐城者此眞索解人不得者也然人之解不解亦復於僕何關僕爲文章本不過以自娛戲飽食暖衣比之博弈猶賢非如馮君驚天動地之以爲名山大業又非如李審言先生

之爲一文必服人參附子非潤金三百元不辨有來索吾文者興到則爲之佳則神來之筆不佳則本不取酬潤無所謂報當而成則不改鄭孝胥所謂骨頭有生所具任其支離突兀也馮君又以僕文署中華人民造國之幾年爲大怪僕前清末青一矜而溥儀又不事我爲師傅生今之世由今之道不以人民造國爲紀年將以宣統復辟爲斷嚮乎或問何以不署中華民國而曰中華人民造國則應之曰由今之道毋變今之俗疑中華人民之已不國而祝之力征經營以有事於造也曰民國者明國之民有之而民主之也試問今日之中國果爲吾民自有之而自主之乎抑亦有代吾民有之而代主之以肆於民上者乎吾民不力征經營以亟有事於造則無望其自有之而自主之矣自有自主之未易以一日幾而造則吾民在今言今之所宜以自力此則僕之皮裏陽秋謬欲與尼山爭一席者也雖然孔文舉不云乎今之少年喜謗前輩而又當六經束閣論語當薪之今日而有馮君其人焉毅然揭幟桐城以存斯文之一脈而矜式其鄉先生如手足之護頭目可不謂之特立獨行之士乎哉此則吾黨之所宜愛重而欲翹之風厲薄俗爲邦作式者也馮君書亟布之而前抄寄蔡觀明先生一書風厲

峻發卓以名家則又僕私心之所大畏望並布之敢布腹心惟垂察不一錢基博謹白

馮靜伯與陳瀛一書

瀛一先生執事青鶴雜誌第十四期首載錢君復執事書縱橫雄辯不肯下氣輒亦有不能遂己者范先生之文不以錢君昨日之詆毀而有損亦不以今日之推尊而加榮特錢君之爲說自相抵牾者亦既多矣錢君自叙其後東塾讀書雜誌固曰發微抉奧而於范先生之文則粗讀一過粗讀一過而遂能發微抉奧邪錢君引散原老人序所謂控搏旋盤縣邈而往復以爲知言旋又曰范氏文議論未能茂暢叙事亦無神采控搏旋盤縣邈而往復矣而不能茂暢邪能控搏旋盤縣邈而往復矣而不能有神采邪錢君謂范氏文議論未能茂暢叙事亦無神采欲謚以文囚是范先生文無足觀矣而今也則曰縣邈而往復桐城意境之所有也至控搏旋盤則非桐城意境之所有也是范先生文其意境且視桐城諸老爲勝矣錢君曩言范氏文蹊徑實不與桐城相同而今也則曰縣邈而往復桐城意境之所有也是范先生文其蹊徑又未嘗不與桐城同矣錢君復超書謂以中華人民造國紀年初不與中華民國云云異義而今則又有

別說與中華民國之義不同。錢君試自復之。未審尙一。一有以解否。邪抑錢君其猶有甚蔽者已。吳冀州與姚仲實先生書推武昌爲開宗之一祖。明明謂其文之不同於桐城。諸老而固未嘗言其學與桐城異也。錢君始以范先生之文不同於桐城。諸老之形貌。遂於徐先生所稱傳桐城學者。詆爲皮相之談。今又以冀州論武昌之文異於桐城。諸老而遂並冀州斷爲不安於桐城之學。文與學顧混而一乎。超誠讀書少。然自矜淵博者。似亦不宜如此其疏也。如此其疏而欲微之。發奧之抉者。不亦僅已乎。傳桐城學與學桐城文。與所謂控擗旋盤。並非桐城意境之所無。吾師徐先生復。吾師曹先生書論之甚晰。謹鈔寄省覽。幸有以爲教也。（徐先生書見前）錢君謂超視茲事爲名山大業。與李審言先生之服人參附子索潤金同致其譏。訥然超於當世。且未一通名字而馳逐聲氣。曷嘗有不自量之心也。若夫錢君則自有五百年之志耳。有五百年之志而書中乃不免以遁辭飾辯。爲有傷忠厚之訕。謔超實惜其爲文德之累。以君子自處者。儻不然歟。敢本君子愛人之義。願錢君庶幾改之也。又錢君所持蔡君觀明書論范先生文變而未成。謂彥矧先生稱爲知言。曩蔡君與彥矧先生言此。超曾與聞之。彥

矧先生唯唯而已他日彥矧先生與敝邑習苦行顧怡生曹正願諸先生語且以爲其言所不敢知要於人子之前短其父無禮持甚頗用不懌彥矧先生今雖下世而諸先生則猶能道之區區之心不忍沒其實敢更爲一白焉屬有牽率不聲所懷惟賜察不備馮超頓首

馮靜伯再與陳瀨一書

昨發一書當已達覽初以錢君自辯其引俚語入文及論范先生詩前已徑答之故不復及既念錢君猶振振未已不禁欲再贅一辭錢君致足下書歷舉史記後漢書以證俚語入文未可遂擯然抑知必擇之精置之當使無傷於雅吳冀州固嘗論之乎冀州之言曰文固有化俗爲雅之一法如左氏之言馬矢莊生之言矢溺公羊之言登來太史之言夥頤在當時固皆以俚俗語爲文而不失爲雅若范書所載鐵脛尤來大檜五樓五幡等名目竊料太史公執筆必皆芟薙不書不然勝廣項氏時必多有俚鄙不經之事何以史記中絕不一見是亦可見俚語入文之未易言也至若范先生之詩承其家學自異羽先生至先生九世而先生益臻於大吳冀州稱爲海內無與儷比矣姚叔

節先生稱爲有清第一矣陳豫章讀其甲午天津中秋玩月之作歎爲蘇黃而下無此奇矣馬通老歎爲今世寧復有是詩矣而署字沃邱仲子者亦曰匪弟超越近世學宋諸家其精者直掩涪翁乃錢君則曰厯能矯平孰其或未睹先生全集僅於近代詩選中讀其十餘首而遽評焉者乎不然范先生之詩以蒼鬱沈雄之筆寫精深微妙之思讀者罕能盡喻其旨而遂少之若此得無皮相而近謗歟錢君以君子自處者輒益忘其謬陋欲盡言以規其失卽藉足下轉覽之何如馮超再拜

陳瀛一復馮靜伯書

大教誦悉尊論允洽已刊者曲直自有公評後寄者鄙意宜暫擱置否則雙方將無了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耳卓見當以爲然弟以事冗致羈裁答歉甚希諒之七月十一日

馮靜伯答陳瀛一書

一昔辱損書敢不承教超與錢君之爭豈敢標榜門戶正以文章天下公器非一二人所可或潛且吳南屏亟詆姬傳湘鄉護之甚至錢君又胡能禁超使無辯也嘗謂有清一代學術統系有頗可得言者若史學則本於餘姚黃氏傳及萬斯大斯同兄弟邵晉

涵全祖望章學誠等輩而漸被全國考證學之流衍若任大椿盧文弨孔廣森段玉裁王念孫引之父子則莫不尋休寧戴氏之源自惠氏起吳縣傳及余蕭客江聲顧廣圻江藩等輩而舉國有博洽尊聞之學自劉逢祿宋鳳翔龔自珍陳壽祺喬樅父子承常州莊氏之緒而經今文學以明桐城之有古文學亦猶餘姚休寧吳縣常州之各有其學耳自桐城之學興而古文之奧窔盡洩故乾嘉而後治古文而臻於能者視前代爲獨多要皆一循桐城之軌則卽以南屏之亟譏姬傳究其所就亦曾未有毫髮出桐城學之範圍湘鄉圖畫聖哲殿以姚氏豈特以其文集已哉然亦或有一二君子焉能卓然自樹一幟類皆聰明才智過絕人人而其醇而無類者亦鮮不與桐城之學合矣故今日不治古文則已如欲治古文舍桐城學幾無他塗必就文章體貌而區曰某派某派豈先哲之志耶王益吾曰宗派之說起於鄉曲競名者之私姚仲實曰大抵方姚諸家論文諸語無非本之前賢固未嘗標幟以自異而范先生題茗柯文集亦曰臯文先生之爲古文也不知後世有所謂陽湖派也又有詩曰桐城派與陽湖派未見姚張有異同竊意必先察此然後言文庶免曲儒之誚高明以爲然否

勘誤表

頁數	行	誤	正
六	二	精彩	神彩
八	七	縱情	縱情
九	九	乾烹	乾嘉
十一	一	寓	寓
十一	十三	未嘗讀	未嘗讀
二十一	十二	章實齋	章實齋
二十五	一	以解	以自解
二十五	十一	有有傷	有傷
二十五	十二	愛八	愛人
二十八	二	尋	循
	六	域	城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78188

編輯者

大江北商報編輯部

印刷者

南通新振印刷公司

地址十字街東

電話一八三號



舊書庄
020